

# 目录



序 / 崔波 1

米红色的韩银梅 / 陈继明 1

## 上

---

六约站 / 003

洗澡 / 010

妻子的夏天 / 018

舞伴 / 036

冬天 / 051

爱情故事 / 061

我如营盘钱如水 / 077

中考前的男孩 / 094

朱巧珍与白如莲 / 106

橙味小镇 / 120



## 目录

### 下

---

晚秋 / 137

我厮守的终结 / 165

长命百岁 / 204

跋 让“文学银军”异军突起 / 尤艳茹 258

#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 崔波

2005年6月,《现代生活报》对《黄河文学》签约作家进行报道,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新银军”的概念。2008年3月,在《黄河文学》创刊100期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推出了《黄河文学》专题,并正式提出了“文学银军”概念。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能称为“军”的,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其次要有战斗力,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文学银军”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郭文斌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在“文学银军”的冲锋下,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通过“文学银军”及其作品,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认识了银川，乃至喜欢上了银川。

为“文学银军”的形成和崛起，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黄河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青年作家方面，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黄河文学》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当然，“文学银军”不是突然间形成的，有其历史渊源。长久以来，在银川这片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在不停地艰难跋涉，在孜孜不倦地创作，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为“文学银军”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这个时代为

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我欣喜地看到，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这正是“文学银军”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文学银军”丛书的结集出版，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文学银军”的主力，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也希望“文学银军”们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

2008年7月16日



## 米红色的韩银梅

陈继明

银梅长期在基层银行工作，学历也不算高，却始终热衷写作，勤勤恳恳，一路写来，继成为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后，现在又要出第一本作品集了。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已经殊为不易，殊为可观，作为朋友，我首先要向她表示祝贺。

十多年前我忝为银梅老师，所以接触她的创作比较早。当时她的文字常常不乏缺憾，甚至病句和错别字也不少，却总是有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和气质，令人爱不释手。从语言上看，她显然是有独特天赋的。超出常规的异质的表达，和有缺陷的那部分表达，似乎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显示着她的天赋。从叙述上看，她讲故事，轻易就能避开俗套，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优雅和飘逸。而且，她和她的故事之间总有一种亲和力，她的故事，被她讲出来，总显得真真切切，血肉丰满。这是因为，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有担当、有胸襟、自然又坦然的女人。我猜想，她和她的故事之间的那种亲和力，正是源于她和生活之间的亲和力。她讲故事就是讲生活。与其说她在用作家的身份讲故事，不如说她在用主妇的身份讲生活。

的确，银梅的写作，和生活、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很多故事，现实感很强，不温不火地表述着对现实生



活的关切，况味十足，气息醇厚，她不多的几个中篇小说，篇篇如此。《长命百岁》《晚秋》《我厮守的终结》等，都是取材于当下的故事，对现阶段的世道人心都有别致迷人的描绘。宁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无论反映生活的深度，还是细节的丰盈程度，包括文体的纯熟和完善，都无出其右。

银梅的短篇小说则和中篇小说又有不同，和生活的距离既是近的，又是远的，在美学上既是现实主义的，更是浪漫主义的，有些篇什，堪称精品。《橙味小镇》《舞伴》《洗澡》《我如营盘钱如水》几个短篇，我都很喜欢，我以为，它们可以和最好的短篇小说相媲美。说详细点，这些短篇小说，第一，显示出作者对短篇小说文体秘密的熟悉。这一点令我吃惊，我还记得她早先文字上的诸多毛病，但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天赋更被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天赋之外又长了能力，对短篇小说这种尖端的文体把握得如此好，如此出色。第二，银梅的语言，在写短篇的时候会更漂亮一些，原来那种过于反常的表述少了，也没有陷入古板乏味，而是成为一种稳定、有风致、轻重适度的语言。所以，我提醒读者，读韩银梅的短篇，观察她的语言。第三，银梅在写短篇的时候，总是显得温情脉脉，有女作家特有的柔软和细腻，狠劲不像写中篇时那么强，总是近乎本能地用轻柔的笔法写人和叙事。我十分喜爱“米红”（《舞伴》人物）这个名字，我觉得将米色与红色混合起来的米红色，很能代表银梅短篇小说的轻柔笔法。银梅的所有小说里甚至都有一种米红色的温婉苦涩的光晕，一种米红色的形而上氛围。

米红色的韩银梅，加油！





## 六约站

这个时间真不宜在大街上走动，虽说是盛夏的最后几天，可此时的高温让人感到秋天的凉爽遥不可及。一切与冰凉有关的大幅广告都悬挂在城市的上空，那种海水般的蓝色打心里给人一种希望之感。不过说真的，老涂并不怎么盼着凉的季节快点到来，像他这个岁数的人很耐得了高温的。因此，他几乎不穿老头衫，除非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平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长袖衬衫，像现在这样出了门，而且还是在公共汽车上，老涂就更是整齐规矩了。

老涂的老伴两年前去世了，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他竟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老涂和老伴的婚姻可不是旧时的包办婚姻，他俩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由恋爱的，那么多年当中，老涂的老伴对他的照料很周到，她不知自作多情地叨叨过多少次：你要是死在我前头算是你的福气，我要是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呀！最早说这话的时候他们还年轻，才四十多岁，有一次这话竟让他有所触动，放下正吃着的饭伤心起来。老伴就哧哧地笑起来，也不知这让她满足个什么，反正她的表情很异样，她当时揽过他的头放在自己胸上哄他：真是个孩子！我的身体这样好，怎能就死在你的前头呢。后来他们到了五十多岁，那样的话时不时还有，不过在老涂听来早就像每天的刷锅水，没什么意思了。但没想到的是，老涂刚刚退休的第二年，老伴突然就去了。她的身体一向很好，她只比他小一岁，没

想到六十岁是她的劫数。唉！都怪她那张嘴……当然老涂还是受了刺激的，就那天夜里来说，那一番忙乱，打120，打女儿家的电话，给在外地的儿子打长途，给她喂救心丸……总之他全没了往日的从容，而且慌乱之中他没有再看老伴的眼睛，也不知道她在最后时刻是否像她平时说的那样对他有多少多少的留恋和放心不下……唉，真是一切皆空啊！

一个人的情景并不像想的那样糟糕，老涂此刻六十三岁了，这个年龄，对于那些八九十岁还蠢蠢欲动的老家伙们来说，真是挺让人羡慕的年龄。可是，他毕竟开始步入晚年了。老涂是个一贯能够顺其自然的人，自老伴走了之后，屋里虽说冷清了不少，可他还是像刚刚退休那会儿一样，花鸟鱼虫一样也不能少，除了去买一些必需的用品，他一般的情况是不出门的，家里的设施很齐全，即便是买电买水这样很长时间才做一次的事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但是最近几周，他开始频繁地出门，而且还要乘公共汽车。

第一次走这条路线是女儿亲自带他的。老伴还在的时候他们去女儿家总是打出租车，从老城到新城，二十来块钱他们现在是舍得花了。早些年，他们一直过穷日子，直到老了才发现富裕了起来，可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呢就去了！

女婿最近出远门了，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大概女儿也是冷清的，总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来麻烦他，比如让他把她儿子小时的一些小衣服找出来给她送过去啊，什么把她妈妈曾用过的一个砂药锅子给她送过去啊，还让他把他这些年收集的一些小偏方给她送过去啊，等等。这让他疑心她的身体是否出了毛病，但是他去过一两次之后也就放心了，她家里没有一点出了问题的迹象。

这次她又让他给她送去什么呢？说来真是没事找事。她在电话里对他说：爸，你把我妈以前用的那个小针线匣子腾出来给我送来。针线匣子？要针线匣子干吗？那是个做工粗糙当初他自己黏合的早

就过时了的小木头匣子。他还没来得及问，女儿就把电话给挂了。

午后三点钟是上班高峰期刚刚过了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好多空着的天蓝色座椅显得干净清爽。但大部分情况下人头攒动，身体挤着身体，各种气味儿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一次他单独乘上这辆车的时候，年轻的女售票员高声喊着：哪一位请给老年人让个座儿……他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然后迅速环顾了一下左右，因为他记得刚才他上车的时候除了蹲在他前头的两个小孩子之外，再没看见什么步履蹒跚的人，那么这个老人显然是在指自己了？好在最终没人给他让座，这倒让他稍稍地踏实了一些，人们沉着脸子不给他让座，这也说明他还并不十分的老态龙钟。

此刻的车厢里是清静的，闲置着很多天蓝色座椅，空旷的时候车里播放的流行歌曲也清晰动听了起来。老涂坐在前门斜对过的前排椅子上，旁边也空着，就是加上红灯耽搁的时间，到达女儿家的那个路口也不过三十分钟，因此，他现在倒宁愿乘着这样的大车度过这一段时光了。这时候，车在一个叫做“六约”的站上停了一下。当然公交车每一次都会在这个站上停一停，上上下下的人都有，站名有时候熟悉得好像不存在一样，可这样一次又一次被播放器播出来的时候又总有着一种初次闻听的好奇感。老涂可不是个多思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但多次乘车听到这个站名的时候他都会想：有什么人在这个地方约会过六次吗？发生过什么事情会让人把这么个街区叫做“六约”呢？一个惯性把他的身体猛地向前推了一把又迅速拽了回去。旋风一样从前门上来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和空间一样处在动荡的状态中，因此她没有挑选就突然间坐在老涂身旁的空座位上了。这个老涂，也不知怎么了，一瞬间竟不自在了起来。这个女人可是无暇顾及这些，她刚一落座就旁若无人地打开了她手里撑着的

一把伞。老涂起先没有坐在里侧就是因为靠着窗子的地方太晒，一大片火一样的阳光死死地嵌在那里。可这个女人却有办法，她撑开了伞，呼的一下伞就生起了一股风，当然伞是不能全部打开的，仅仅这样，都差点蹭到老涂的额头上了，清香味儿的伞边儿在他的额角撩了一下。说实话，他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一种很是异样的新鲜感顿生了出来。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大概，大概有四十几岁，但对于老涂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看她可能就像八九十岁的人看他一样，那样一大块令人羡慕的时间差是明摆着的。从什么时候起呢？他好像不再喜欢关注异性了，虽说他是个严肃了一辈子的人，他一直都在机关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他的外表向来都是严肃的，可他的老伴儿多年当中在背地里不知警告过他多少次：你哪点都好，就有一样……走在大街上老是看别人的女人……这让老涂火儿从中来，真是荒唐！你把我老涂说成什么人了！那种苟且行径哪里是我老涂所为！老伴立即就嬉皮笑脸了：那是那是，没有当然好，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你大小是个干部，走在街上东张西望总是会影响形象……可有一次，简直是人证物证俱在，好像被老伴抓了个正着的。那是他老伴去世前的两年，那天傍晚，他们照旧吃过饭去散步，秋天的傍晚亮堂堂的，柔和的小风吹在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惬意。他和老伴散步不知怎么养成一前一后的习惯，老伴总是落后他两步，如果有话要说他就停住脚步等她，说过之后他们又是那样的情形了。他们又不是守旧，“文化大革命”自由恋爱的，说起来够得上先锋，可见习惯这东西是很厉害的。这时，对面就走过来一个女人，也不怎么漂亮，却是少有的神气，朝气蓬勃的，就是那种让人情不自禁眼前一亮的情景。一瞬间老涂的魂儿似乎一下子给吸了过去，脚下偏巧一个洼坑像是他老伴的同谋似的害得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老伴却在他身后捂住嘴偷笑呢。自打老伴去世后，他像是被施了什么“禁术”，突然间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两年

了，如果他老伴还活着跟在他身后散步，他肯定能目不斜视地证明给她看的。

此刻的反应却来的突然，老涂当然不会贸然地偏过脸去看她的长相，可他却感觉到了她的窈窕时髦。单不说别的，仅看挨着自己的那双被裹裙包着的匀称的腿就知道了，那裹裙花色沉暗，却露着妖娆。还有装在黑色细条皮凉鞋里的那双脚，白白的一排脚趾头上是一串绿纽扣儿一样的指甲……还有，比伞掀起的气味儿还好闻的是她身上的淡淡的水果香味儿，更让他惊心动魄的是她在转动伞的角度时那还有些湿的卷卷的头发丝几乎刷到了他的脸上。已经刷上了，否则他怎么能知道是湿的呢？这一切来的唐突而又冒昧，在他都成为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才轰地一下离他这么近。虽说他与老伴是自由恋爱，可他俩一辈子的生活就像土豆胡萝卜，白玉兰花一样的品质从没有在他们生活里出现过，当然他女儿是个现代的年轻女性，没出嫁之前家里也到处放着她乱七八糟的化妆用品，可是她像她妈妈一样不善打扮，女儿总是风风火火的，幸好老涂在这方面也是个外行人，他好像从年轻的时候就对女性没有过什么要求似的。可他老伴却偏说他一到大街上就会东张西望地看别的女人。这真是无稽之谈！自己是个严肃的男人，怎可能那般的獐头鼠目呢？

总之，这个女人是从“六约”站上来的，她的家难道就住在六约街上吗？还是她母亲家住在这里？她是个护士，还是个教师呢？他隐约记得他要是有什么向往的话，那就是护士或者教师。可他老伴儿却是个工人，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又成了家庭妇女。老伴儿真是合格的老伴儿，踏踏实实地照顾了他一辈子。老涂奇怪自己的心怎会如此地跳跃！他两只手不安地倒换着抱在腿上的那个笨头笨脑的针线匣子。那半张着的、一片淡粉色的暗影似乎把他也罩了进来，这使得他与她的关系在这个偌大的车厢里一下子密切了起来。而此刻回响着的流行歌曲又制造出了那样暧昧的气氛……你是

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好像就这么两句，反反复复煽着情，这个调子在大超市里听过好多遍了，词却是现在才听明白的。如果身边没有这个女人，他此刻跟着小声哼唱都有可能，可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他还会有这样的情绪吗？他现在都怀疑起老伴常常戏谑他那些话的真实性了。难道他内心真是藏着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吗？

突然间他惶恐了起来，仿佛手里捏着的钱袋不见了。车猛地刹住了，他上方的那片云倏地就收了去。像来时那样，只有一股淡雅的香风在他面前旋了一下，果然一个那么婀娜的女人的背影就快速地消失在车门那里了。嘿嘿。谁都没有听到他发出了一声那么轻微的、无奈的声音。现在，车又开了，再没有其他什么人坐在他的身边，因为没了遮挡，那个原先并没怎么影响他的强光变得毒起来。

当他抱着那个针线匣子蹒跚走在通往女儿家的那座居民楼甬道上的时候，突然一个不快的念头冒了出来，给他前来开门的该不会是前两次出现在他女儿家的那个长着面瓜脸的老太婆吧？是啊，那个老太婆是谁啊，她凭什么总是在女儿家防盗门的栏杆上露出她那张毫无生气的脸，然后像主人一样给他开门，又像主人一样在房子里想怎样就怎样！第二次他给女儿送东西的时候又是她！他就忍不住给已经到单位去上班的女儿打电话，他说：你不是说好在家等我的吗？怎么又走啦？然后他朝外屋张望了一下，压低了嗓门儿说：你屋里这个人是谁？怎么总是在你家里？什么？张妈？张妈是谁？你怎么让一个生人在家里随随便便的呢！……又是这样，他话还没说完，女儿就把电话挂了，不过他能感受到她上班时的忙碌，她在挂电话之前有点烦躁地对他说：唉呀张妈就是张妈，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可是老涂没有等到女儿下班就走了，有一个让他不舒服的陌生人在女儿房间里，这让他没什么可说的，对方也不说话，但对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如得就好像在她自己家里一样。也许是女

儿家雇的一个保姆呢。他抱着针线匣子，脚步更加慢了起来，当头的太阳谁都不想放过，他想他出门的时候要是戴上一顶凉帽就好了。忽然间他恍然大悟，那老太婆哪里是什么保姆！哼，这死丫头，怎么打起这个鬼主意来了！你怕我孤单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一个人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呢！再说，再说你妈才去了两年，而且，而且我这个岁数的人对那种事已经没有兴趣了，不信，不信你妈她地下有灵可作证……他突然又像闪了舌头似的住了口，六约站上来的那个女人简直像是一抹春光似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如果今天来给他开门的还是那个张妈的话，他就发誓再也不来给女儿送什么东西了。

## 洗澡

每个周末的中午，她都会提着那个装有洗浴用具的淡蓝色塑料兜儿，穿过一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再过一条人车嘈杂的小街，就来到这个叫做光华洗浴的小浴室里。卖牌子的那个姑娘穿着水渍斑驳的白大褂，一张还算说得过去的苹果脸上有着一处明显的败笔，就是那双眉毛，大概文得太粗太浓了，又清洗过，连眉毛上的肉都歪歪扭扭地削去了一层，那个痕迹就无可奈何地卧在那里了。这会儿总算清闲了一些，姑娘借这个空看电视剧，是韩国的青春偶像剧，姑娘看得很投入，她一边嗑着葵花子，一边盯着荧屏，大褂上落了很多瓜子皮也不管。这个时候她就来了。因为是冬天，那两扇不很亮堂又贴了字的玻璃门上布着厚厚的水蒸气，就凭她要进门来的那个身影，姑娘就知道是她来了。姑娘并没有动一动，她那还在傻笑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悦，吃着瓜子的嘴巴也没有停下来。如果是夏天，这扇门就不像现在这样累赘拖沓，而是远远地敞开着的。她总算站在姑娘的面前了，她摘去口罩，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将眼睛上刚化了的冰水抹了一抹，然后朝姑娘笑了笑。每次都那样。她从衣兜摸出提前准备好的三块钱递给她，姑娘的笑脸是从电视剧上转移过来的，她接过钱递给她一个系着松紧带的小挂锁就又把注意力投向电视剧了。

她拿着还湿漉漉的锁很熟悉地朝着左边一个小过道走去，她的背影看上去可真够高大的了，可以想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高挑